

聊斋阅品

最高的境界

♣ 高玉成

汉武帝时,年仅18岁的霍去病北击匈奴,一战成名,再战封侯,三战已经成了骠骑将军。汉武帝喜欢得不得了,专门在京城给他修建了一座宅第,没想到霍去病当即谢绝,并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:“匈奴未灭,何以成家!”年纪轻轻就胸怀天下,先国后家了。

唐中期名将李晟虽然没有霍去病名气大,但对于大唐,也有再造之功。当时,朱泚反叛,京城沦陷,唐德宗和他的曾祖父唐玄宗在“安史之乱”时一样,仓促出奔。一年后,李晟击败朱泚,迎接德宗还朝。德宗激动得泪流满面,说:“天生李晟,是为了国家,不是为了我个人啊!”京城沦陷时,曾有人把李晟家上百口人滞留京城来不及转移的消息报告给李晟,李晟含泪说:“天子何在,敢言家乎!”已不再顾虑自己的家事了。为拉拢李晟,朱泚派李晟的一个亲戚给李晟送信说:“家人安好,放心。”李晟怒斥亲戚:“你竟敢替反贼送信。”立即杀掉了那个亲戚,斩断了朱泚的妄想,也将自己的百口之家置于危险境地。

李怀光 是唐德宗时的另一个叛将。李怀光的儿子李璣察觉到自己父亲有反叛迹象后,悄悄报告德宗:“我父亲可能要辜负陛下,请陛下早做准备。”德宗大吃一惊说:“你是你父亲的儿子,怎么会告发你父亲呢?”李璣流泪道:“我父亲并非不爱我,我也并非不爱我父亲,但目前陛下无法诛除我父亲,我父亲却可能危及陛下,我作为臣子不能不说啊。”把亲情与国家安危区分得清清楚楚。

后来,李怀光果然反叛;再后来,李怀光兵败自杀。李璣得知父亲自杀的消息后,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:跟随父亲自杀身亡了!李璣对父亲的反叛其实没有任何关联,反而因劝阻并告发父亲反叛有功。李璣是用对父亲的背叛表达对国家的忠诚,又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回报父亲的生养之恩,虽然是个悲剧,但在两难之中,这也是能够做到忠孝两全的无奈选择了。

从霍去病不灭匈奴不成家,到李晟剿灭叛军不顾家,再到李璣以自己的生命报国尽孝,古往今来,无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、庙堂之上的和江湖之远的志士仁人,紧要紧头以各自的方式报效国家,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。

如今,爱国主义早已被赋予了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,但处理好小家与大家、个人与集体的关系,仍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。歌曲《国家》说得好:“都说国很大,其实一个家/一心装满国,一手撑起家/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”无论何时何地,爱国主义都是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。

一双老布鞋

♣ 王刘瑜

鞋架上放着一双老布鞋,青布面儿磨得发毛,鞋底的针脚却依旧齐整,是多年前买的一双老北京布鞋。惜物的习惯使我,总觉得它承载着些什么,舍不得扔,近年来又很少穿,和其他几双早已不合脚的旧鞋一起,占据着一方角落。

忽一日心血来潮,拿出这双鞋换上,感觉这老布鞋配上老身板,兴许有点味道。然而,上下楼便觉不对劲儿,鞋面紧绷着脚蹻,鞋底虽依旧柔软,而周边却硬邦邦的,显然缩水不少,每走一步都拖拖拉拉似的。往日的温情荡然无存,只剩硌脚的难受。勉强走了几步,竟有些跌跌撞撞,仿佛不是我在穿鞋,而是鞋在“穿”我。

低头看着这双鞋,忽然想起那句老话:“鞋合不合适,只有脚知道。”脚的感受最诚实,舒服与否骗不了人。就像生活里的许多事——一段婚姻,一份工作,一段关系,旁人看得再热闹,也终究是局外人。鞋磨脚了,脚会疼;日子过拧巴了,心会累。工作不顺心时,也有烦恼;遇人不淑时,难免心生厌恶。

我总爱抱着“舍不得”“放不下”的心态,对什么都是那样,时至老年,没有积攒下来任何财富,却有3个地下室破烂不堪、一文不值的旧东西。纸盒子、书本子、用过的文具用品等,一件都舍不得扔,十足的破烂王。

仔细想来,旧鞋舍不得扔,是念着当初合脚的时光;不合适关系舍不得断,是记着曾经的温暖;犹然惦记无法留住的人,是内心深处的美好和骨子里的良知;不喜欢的工作舍不得扔,是怕着未知的变数。

可就像这双老布鞋,即便曾贴合无比,随着时间推移,鞋会变形,脚也在成长,终究是走不到一起了。硬要凑合,只会让自己受委屈。有次整理衣柜,扔掉了一件穿了5年的旧毛衣。起初还惦记着,后来发现腾出来的地方能放下新衣服,心里也少了份沉甸甸的负担。原来放弃不是失去,而是给合适的人和事腾位置。就像脚上的鞋,磨脚了就该换掉,才能轻快地往前走。

回到家,我把这双老布鞋和其他几双不合宜穿旧的旧鞋擦干净,小心地收进了盒子,不是要继续穿,而是与过去的执念和解,然后换上一双合脚的旅游鞋出门散步。脚步轻快,心情也跟着舒畅。

人生在世,就像一场漫长的行走,别让不合脚的“鞋”,拖累了前行的脚步。该放弃时放弃,不是懦弱,而是清醒。

弘一法师当年绝情与人和物,才有了他后来的造化。毕竟,只有穿上舒服的鞋才能走得更远,也才能好好感受路上的风景。瞻前顾后,思来想去,永远放不下才是自己人生的大敌。长此以往必将害了自己,又害了别人。

和味

啜茶帖里叙茶经

♣ 张富国

啜茶必邀友,苏轼不是耐不住寂寞,而是“饮非其人茶有语,闭门独啜心有愧”。佳茗不言却有语:厮守茶炉,红舌舔尽炉底冰凉,鱼目鼓起,连珠蜂至,如涌泉汨汨,波涛拍荡。氤氲在茶色里,茶香澎湃。是的,好茶有语,须相知已共享;一人独饮,岂不辜负了佳茗?

北宋元丰三年(1080年)的那天,苏轼又得新茶,便邀约杜道源来品赏。他挥笔写下《啜茶帖》,“道源无事,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?有少事须至面白,孟坚必已好安也。轼上,恕草草”。

三十二字,用墨丰赡,骨力洞达,当属精品墨宝。话家常,谈啜茶,说起居,怕道源不来,假说有事面谈;担心孟坚已休息,不便惊扰。落笔漫不经心,布白却自然错落,可谓“无意于嘉而嘉”。

杜道源与苏轼世交,两家彼此早有慰藉照应。苏轼存世最早的墨迹《宝月帖》(1065年),是写给杜君懿的。文中令子便是同辈杜道源,时年30岁的苏轼刚刚赴京入职,与道源交从甚密。这次邀约道源啜茶,并问候其子孟坚,是有原因的:苏轼被贬黄州,时任黄州法曹的杜孟坚不怕牵连,第一个探望苏轼。得知苏轼要过江西西山,就主动邀约至武昌。那时,

江北黄州归淮南西路管辖,江南武昌属荆湖北路管辖,苏轼戴罪之身,不能随便越境。有武昌县令江艇、杜道源和其子的陪同,苏轼才能登上西山,寄情山水。

那时的苏轼,书风成熟,华丽工妙,时人奉之珍璧。这位书法史上的宗师,位居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。南宋董史《皇宋书录》引《漫浪野录》说,“子瞻在黄州,人争以金钱购其墨帖,每一帖直百金”。“草草”一词里,自谦满满,起、收笔牵丝映带,用字左倾如恭。他学得颜真卿、杨凝式的真招式,执笔单钩,腕部贴纸,钩或右撇却自出短促肥厚的架势。“轼”字里,玉钩朴拙,“石压蛤蟆”却拙从秀出,既有压顶的沉着,又有顺遂的轻松。

《啜茶帖》貌似轻松,事实远非如此。元丰二年,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入狱,关押一百多天,差点死于非命。贬谪黄州,他在东坡开荒,补贴家用,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酒赋予他激情,挥就“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”的千古绝唱;茶给予他慰藉,“酒困路长惟欲睡,日高人渴漫思茶,敲门试问野人家”,精俭至寒、清纯平和令他飘然欲仙。

只有啜茶,方能端起温热的人生:小口啜

吸,茶水在唇齿间回环,如钱塘大潮,撞击舌面,落香震荡而出;不咽下,让茶水暂留,调动味蕾出动,拉开滋味的层次。尔后,一滑而过,好茶的香气润滋喉咽。如果独自品茗,如牛嚼牡丹,未免可惜,怎能品出细腻,放松自我?!“行于所当行,止于不可不止”,苏轼的率性,影印在俯仰自如的茶帖里,满满的洒脱意趣。

苏轼与荆楚结缘很深,尤其被贬黄州的4年零4个月,“仆去黄州五周岁矣,饮食梦寐,未尝忘之”。之后,迅速走向顶峰,成为人生的重要转折。人生得意笔锋溜,黄庭坚曾赞道,“东坡书早年姿媚,中年圆劲而有韵,晚年沉着痛快”,此时,苏轼的书法艺术“圆劲有韵”。这《啜茶帖》,字里错落连绵,行间气脉贯穿,筋骨在形,神情寓内,那是在自在适然的晋人风韵。黄州的日子,苏轼幸免死罪,人生翻覆的阴影尚未消散。他种茶、煮茶、饮茶,体悟自然,彻悟人生,超越自我,转化心性,为以后的升华埋下了重要的伏笔。

八千里路云和月,是非成败转头空。世事如茶,终会越喝越淡。坎坷起伏,唯以平常心,才能随遇而安。得遇好茶,约上心意相通的人把盏言欢,终会觅得心安。闲事养得人

文精神,寻得人生体验,滋养了苏轼,成就了《啜茶帖》:在啜茶时,在面白里,缓带轻裘,有间有暇,人性如春水乍起,执此一帖、啜茶几盏,足矣!

骨子里的东西,别人学不来。这位卓尔不群的学斗茶客,品名茶,写茶诗,遍访茶山,潇洒逍遥。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的忧愁,“君门深九重,坟墓在万里”的无奈,贬谪的重压,引爆了他人生的激情:“两腋清风起,我欲上蓬莱”,饮茶之喜欢登仙:“我官于南今几时,尝尽溪茶与山茗”,品茗之乐做百姓。煮茶的水,要“精品仄凡泉,愿子致一斛”;选用茶器,讲究“铜腥铁涩不宜泉”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;“磨成不敢付僮仆,自看雪汤生肌珠”,烹茶时亲力亲为;“蒙茸出磨细珠落,眩转绕瓯飞雪轻”,煮水时妥帖控制水温,茶叶力得转化,渐渐一任自然,无碍无滞。对苏轼而言,候汤,何尝不是谪居待诏?

《啜茶帖》里的漫不经心,是烈火冰雪后的平静,茶如此,字如此,修为亦如此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是的,我们是幸运的,有这位刚正不阿、热爱生活的大文豪和他的诗文耳鬓厮磨,又何惧人生的沟沟坎坎?

民间纪事

渐行渐远说木匠

♣ 王 灿

家里柜子上的合页坏了,老母亲说,找个木匠修修,一旁的儿子问道,啥是木匠?是啊,对于00后来说,木匠是个陌生职业,但在往昔农村,却是不可或缺的手艺人。

十件家什八件木。先前大到修房盖屋的椽子檩条、大梁叉手、窗框门板,小到搓板棒槌、擀面杖烧火棍、扁担钩担;粗到牛车、架子车、拖车,细到度量衡的尺子、秤杆儿,“半升儿”,还有生产用的犁耨锄耙、木锨榔头,日用的桌椅板凳、睡床箱柜、条几盆架,甚至牛马等牲畜用的套盘、梭头,带的夹板也是木头做的。

乡村里不缺木材,几乎家家房前屋后、沟渠路边都栽有椿树、榆树、槐树等树木,可就地取材。但缺少木匠。木匠亦称木工,分祖传和师传两种。祖传,因世代是木工,行规和手艺自家传授。师传就是要拜师学艺,遵循一定程序和规矩。天早饿不死手艺人。过去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日子过得很拮据,不少年轻人都想学门手艺,可学来习去,四不像的木工多,真正成为匠人的少。一验麻子的六叔是个“秃子”,过了而立之年,还没成家,于是他决心拜师学木匠。“徒弟徒弟,三年奴隶。吃不完的剩饭,招不清的没趣(师父训斥)”。六叔吃得了苦,从拉大锯、锯锯齿、抡斧头,再到凿榫眼、耍大铰、推刨子……师父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。靠着心专眼活手勤快,三年后,六叔带着师父送的一套工具顺利出师,乡亲们叫他“木匠老六”。

记忆中,每年秋收后是木匠最繁忙的时间,其中多半是被请去打婚嫁家具。闺女嫁人,男儿娶妻是件大事,精选上好木料的家具是家境殷实的象征。六叔干起活儿来格外认真细致。刨子推木板时,前进后退,一招一式反复作业,推几下,瞄一眼,换角度,细打量,刨子口吐莲花,一卷卷散落地上,弥漫着淡淡的木质清香。不以规矩,不能成方圆。“尺七二尺七,坐下吃东西”是做小方桌和八仙桌的高度。“门不离五,床不离七”。做门无论门口宽窄,末尾数必是“五”,如二尺七寸五、三尺零五等,寄托“五福临门”。婚床一般是七尺,略长微短,最末数必为“七”,如六尺八寸七、七尺一寸



大地的琴弦（艺术设计）

陈若溪

荐书架

贾平凹新作《消息》:脚踩大地绘出当代“山居图”

♣ 陈悦

近日,著名作家贾平凹推出最新长篇笔记体小说《消息》。这部凝结着作家近两年密集采风心血的作品,以“脚踩大地”的创作姿态,在传统文学文脉与中国大地的肌理交织中,勾勒出一幅兼具文化厚度与生命温度的当代“山居图”。

《消息》的诞生,始于贾平凹对“文学扎根现实”理念的极致践行。2022至2024年间,他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密集采风之旅:从故乡商州的六个乡镇出发,足迹遍布陕南陕北的十个县与三十个村寨,再延伸至黄河、渭河沿岸的甘、晋、豫、鲁四省大地。在这场跨越山河的行走中,他不是浮光掠影的观察者,而是沉潜大地的倾听者——田埂上的一句闲谈、老屋檐下的一次偶遇、集市里的一番争执、山民口中的一段往事,都成为他捕捉生活本真的“消息”。这些来自土地与烟火的“消息”,构成了作品的叙事根基。写作中,贾平凹摒弃

了刻意雕琢的戏剧冲突,始终将目光锁定在普通人身上:他们在黄河滩上的劳作、在山林中的自省、在时代潮流里的彷徨、在人情往来中的坚守,都被他以细腻笔触记录。“唯有脚踩大地,才能写出直抵人心的人文故事”,他怀着对大地的敬畏与对众生的关切,让《消息》的每一个“消息”都带着大地的温度与生命的质感。

将近五十多年的时间里,贾平凹始终以秦岭为根、以大地为纸,书写着中国的人间百态。这部新作将秦岭生灵与大地风物、历史民俗与世道人心交织,在虚实之间完成了对当代生活的深度描摹,让“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,真实表达现代中国人生活和情绪”。《消息》不仅是贾平凹对生命的深刻洞察与对中华文化的深情回望,更是当代文学对“人间”的一次郑重叩问,它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,重新读懂土地,读懂他人,更读懂自己。

人与自然

尧山的秋

♣ 杨娥

泊,投进去的树影打捞着时光的记忆,与懵懂的小鱼相互嬉戏。山有了多层表达,不同的林带不同的色彩,一层苍翠,一层金黄,一层浅紫,一层嫣红,“树叶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”。你想不出的斑斓涂抹成壁画般的彩绘徐徐展开。色彩的壮美融合着时序山川,构成了阔大的隽永和辽阔的热烈。

但描写尧山秋色的古诗词不很多,北宋诗人梅尧臣的《鲁山山行》独树一帜,那时的尧山野性而原始,深秋时节,诗人行走在空林幽径的宛洛古道,“霜落熊升树,林空鹿饮溪”。霜林的幽静,小动物的调皮,调动了诗人的兴致,落笔的斑斓与野情、野趣弹跳在“好峰随处改”、“云外一声鸡”的惊喜惬意之中。从此,尧山就坐在梅尧臣的诗歌里等待世人的吟诵。

秀壑起秋兴,独在天一隅。但在大尧山,我不敢独行,不敢贪婪这一帷盛大秋色和无边想象。

秋风从尧山栈道走过,一枚红叶和秋风打了个照面,向时光的背后飞去。凹痕斑驳的石阶响彻着年代的登音。透过辽远的时空,有一

火色,连绵着山外的气息,无论是登山探险还是采拾山货,到小旅店歇脚喝茶,或者吃一碗野菜面条,都不要钱。

尧山的秋天一点也不单调,蒋大哥在石崖上放了几十箱山蜂,小蜜蜂嗡嗡嗡嗡和秋天一样忙碌。野菊花一簇一簇开得旺盛,摘一朵凑近鼻子,花蕊间散发出一阵甜中带苦的芳香,细细品味,是蜂蜜深处那种略带辛苦的气息,原来菊花蜜的回味来自于野菊花的一瓣苦心,是大自然赋予的生活味道。

霜降之后正是收割菊花蜜的好时节,山里气候冷,过了这个节气,蜜蜂就要进入蛰伏期。蒋大哥掂起一块儿蜂坯,甜蜜的气息裹挟着他的兴志在秋风中舒展。靠山吃山,大自然以秋天的丰实,酿造了守山人甜蜜的日子。

秋天是丰腴的,也是成熟的,她无私地奉献着生命的一切。人生的秋天又何尝不是如此。走过春的芳华、夏的热烈,沉淀于秋的冷静和成熟,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
一草一木的风华,撑起了尧山之秋的气韵和风骨。在大自然的秋兴中,领略祖国山河壮美,四季轮回的不同韵味,陶冶情操,打开格局,落寞与困顿时,不妨去秋天的山野走一走,大自然的包容与豁达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。个人之渺小,在岁月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,要心存敬畏,感恩季节的馈赠。

李白秋日宴别友人时云:“我觉秋兴逸,谁云秋兴悲?”山水有灵,应当惊知已于千古,让我们成为山水与季节的朋友,剪一缕秋兴,借一片秋光,覆盖生命的空白。